

书林漫步

## 范烟桥的早期作品

◎刘景云

范烟桥是民国时期重要的通俗文学作家,原籍江苏吴江(今属苏州),从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起迁沪定居多年,1949年后回到苏州,先后参与组织民主促进会,筹建苏州博物馆,被选为政协常务委员,为苏州文化事业、城市建设出力献策,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。

本文试着讨论范氏早期作品。揆诸相关研究论著,大多将其写作的源头系于包天笑主持的《时报》“徐兴”副刊。经检索,时为1915年6月。此说来自郑逸梅《星社创始人范烟桥》一文中的如下表述:“烟桥写作,开始发表在《时报》的附刊‘徐兴’上,编辑是包天笑。”它大差不差,源于范氏《烟丝·说海尚友录》中的第一段:“我在许多小说作者中间,通信最早的是包天笑。那时他主编《时报》的《徐兴》和《小说画报》,那娟秀如簪花妙格的海月笺,还有几纸留在我的敝篋里呢。”

但若讲求精细化,范烟桥的处女作其实还可以上溯至更早。他在1933年11月20日《新闻报》上写过一篇《处女作的回忆》,借严独鹤来苏,苏州星社的几个朋友在顾明道家中尽杯酒之欢,席间大家谈起各自的处女作。范烟桥忆及:“记得第一次以作品发表于刊物者,是两首七绝,登在《天铎报》的副刊上,好像还在宣统二年咧。”今按宣统二年合公元1910年,显然这才是最早的。《天铎报》创办于1910年3月11日,1913年3月停刊。原为汤寿潜所办,初任社长陈训正,后让渡给陈芷兰,李怀霜为总编辑,戴季陶为总主笔。民初标榜自由主义,为自由党机关报,社会党亦假以宣传,与同盟会接近,对袁世凯、章炳麟和亲袁党派持反对态度。然而,我利用“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”查了半天,未能如愿。倒是见到冯君木、洪佛矢等的作品。最近还有学者发现历史学家吕思勉1912年6月、7月在《天铎报》上刊发过两篇文章,为其全集所失收。

此外,利用“全国报刊索引·晚清民国期刊库”,还可以查到1913年12月28日由吴江平民小学校编辑发行的《楔粹》周刊第22期,有两首手写体署名烟桥的七言律诗,其一《题剑芒社友银藤花馆即赓原韵》:“床头剑冷微芒黯,花气袭人浑未消。醇酒信陵岂得已,不堪征逐共嚣嚣。金无渣滓玉无瑕,天有精神月有华。吾亦爱吾庐已矣,小楼午梦绕梅花。”其二《闲居一律索剑芒和》:“镇日闲居赋遂初,一生知己古人书。岂无壮志愁难遣,犹有童心懒未除。使酒飞扬空一世,吟诗潦倒过三徐。慰情杜牧扬州梦,权学春婆步太虚。”剑芒应即《楔粹》的创办人之一朱剑芒,吴江黎里人,自幼被目为神童,与范烟桥同为南社社友。



《睡美人》

插图选(7)  
沃里克·戈布尔 绘

一个漂亮的女孩躺在绣花床上睡着了。

新书快递

素食者

[韩]韩江 著  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韩江说,我在写作时,经常会思考这些问题:人类的暴力能达到什么程度;如何界定理智和疯狂;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别人。我希望《素食者》可以回答我的这些问题。我想通过《素食者》刻画一个誓死不愿加入人类群体的女性。

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

[美]杰里·H.本特利 主编  
上海三联书店

全球史旨在从全球视角探讨历史事件的过程和趋势,关注的是不同地区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、联系和影响,目的在于突破史学界根深蒂固的“西方中心论”。本书从史学角度分析了全球化的演进历程,旨在呈现东西文明交流、碰撞和融合的过程,在展现人类社会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文明成就之际,也

打开了世界历史研究的新局面。

便宜货:廉价商品与美国消费社会的形成

[美]温迪·A.沃洛森 著  
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

这本书探索了便宜货如何征服美国人。自18世纪以来,各种便宜货便逐渐渗入美国人的生活。这不单是一部关于美国廉价商品的历史,也是一个关于欲望、消费主义与全球化的故事。

撒哈拉海计划:技术、殖民与气候危机

[美]菲利普·莱曼 著  
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

从非洲加贝斯湾向西延伸约200英里,是一片被称为盐湖盆地的超干旱区域。当阳光被白色的地面反射时,人们会觉得眼前是一个湖泊,而这正是法国人弗朗索瓦·鲁代雷希望通过“撒哈拉海计划”创造的景观——将地中海的海水引入沙漠来形成人造水域。

## 《葑门荷宕》虚多实少

◎杜仪

张岱《陶庵梦忆》里有一篇《葑门荷宕》。葑门即苏州;荷宕亦作荷荡,即荷花荡。文中追忆天启壬戌即一六二二年在苏州,正值六月二十四日“荷花生日”,荷花荡里游船云集,热闹非凡。文末引用了袁石公的一段话:“其男女之杂,灿烂之景,不可名状。大约露帙则千花竞笑,举袂则乱云出峡,挥扇则星流月映,闻歌则雷辊涛趋。”一般书上都会注明,引言出自袁宏道《荷花荡》一文。

查阅《袁宏道集笺校》,发现《葑门荷宕》前半部分描写游人盛况的句子,如“楼船画舫至鱼槛小艇,雇觅一空。远方游客,有持数万钱,无所得舟,蚁旋岸上者”,还有“舟中丽人皆倩妆淡服,摩肩簇舄,汗透重纱”,也都是照搬《荷花荡》原词原句,仅改动数字而已。

更有意思的是,《荷花荡》笺注云:“此篇实即前文《阴澄湖》初作末段改稿,析出另成一篇。”翻到前一

## 从《华鬘》到《陀螺》

◎曹随

1923年5月,新潮社文艺丛书的第一种《春水》出版,其版权页之上还附载着“出版预告”,第四种为“《我的华鬘》,周作人译,希腊英法日本诗歌及小品三十余篇”,而此后出版的该丛书第二种《桃色的云》及第三种《呐喊》的版权页所载均同。到了1923年12月,《呐喊》再版,所附载的“我的华鬘”改为“华鬘”,并且括注“印刷中”。然而“使人困惑的是,周作人生前出版的各种著译中并无《华鬘》,那么,已在印刷中的《华鬘》到底出版了没有”?

就此问题,陈子善是作过探讨的,他说,“周作人确有一本翻译集《陀螺》于1925年9月由新潮社初版。《陀螺》的内容也正是希腊英法日本诗歌及小品,共278篇,由此不难断定,最终未能出版的《华鬘》是《陀螺》的原名,而出版了的《陀螺》正是《华鬘》的扩充版”,其言切实可信。不过,此前作为新潮社负责人的李小峰已然说过,“新潮社文艺丛书,有种把书名及出版先后有微小的变更,如周作人的《我的华鬘》,后来改名《陀螺》,出版也移后了”,似乎陈子善未见到。

另外,从《华鬘》到《陀螺》,此中命名及更名的缘由,同样地引人好奇,陈子善也未曾留意。当然,“华鬘”何以为名?周作人本无直接的文字可供索解,只是在引述鲁迅的《痴华鬘题记》之时附带着说,“书名原意云为痴人所编的华鬘。古时采集花叶作圈,戴头上或套颈间,用作装饰,或以馈赠,因引伸用以称诗词选集”。据此,周作人译“希腊英法日本诗歌及小品”并名之曰“华鬘”,也是取义于此,毕竟“集内所收几乎全是诗”。奈何最终“都译成散文了,所以这不是一本译诗集”,题作“华鬘”名不副实,因而改称“陀螺”,也未可知。至于“我用陀螺做这本小书的名字,我只觉得陀螺是一件很有趣的玩具,这一册小集子实在是我的一种玩意儿,所以这名字很是适合”。

书评书话

篇,又见到这样的一段原稿:“百谷又为余言,吴儿以六月之廿四日游荷花荡,倾国而出,虽渔舫小艇,雇觅一空。士女竟为时装淡服,摩肩簇舄……”可见,袁宏道笔下六月二十四日赏荷的吴门风俗,原来是听王稚登说的,而非亲眼所见。

袁宏道根据王稚登的转述敷衍成《荷花荡》,张岱又根据袁宏道的《荷花荡》敷衍成《葑门荷宕》,文中所写,虚多实少。